

锦绣园

150

台湾最强作者阵容
浪漫小说一网打尽

别爱那么多

凌淑芬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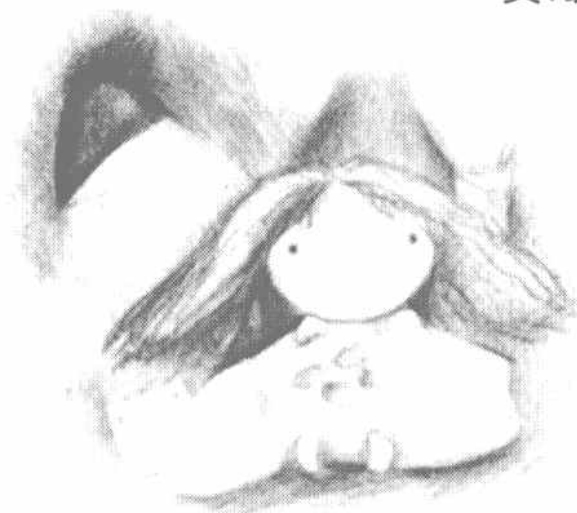
他因心的愧疚，
只想她禁锢在他的世界，
过多的爱却令她越显萧索备感窒息。

主编：珠雅

锦绣园
· 15 ·

别爱那么多

凌淑芬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锦绣园/珠雅等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5. 12

ISBN 7 - 204 - 08314 - 8

I. 锦... II. 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60835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锦绣园 (第四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314 - 8/I · 1745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
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1

“呀呼——”尖锐的叫嚣声搅乱了夜的宁静。

郊区，彩虹大道向来是飙车族的最爱，既宽敞又平坦。一入了夜，车少，行人少，交通灯少，简直就是为飙车而设计的完美跑道。

七骑少年驾御着 125CC 以上的重型摩托车，头发染得五颜六色，身后都载着一位衣着清凉的少女。他们喊，他们叫，他们用近乎失速的狂飙宣扬自己的年少轻狂。引擎的消音器已经被拔掉，穿扬起巨大的噪音。青少年骑士们在公路上呼朋引伴，间或以毫厘之差从过往车辆的侧旁扫过……惹得汽车驾驶者淌下两桶冷汗。

“耶！爽啊——钱子，从那辆老爷车旁边钻过去！”其中一名少年呼啸。

叭叭叭！叭叭——气愤的喇叭声加入这场夜的交响曲中。

“叭你个头啦！那种破车也敢开到路上来。”嚣张的少年们回头向驾驶人叫骂。

为首的少年骑在最前方，迥异于其他同伴的摩托车，他横跨在 BMW 重型摩托车上，豪放又张狂。骑着还未合法开

放的车种在路上狂奔，让他升起不可一世的满足感。

“喂！你们这些笨蛋这么快就挂点了？快点跟上来。”为首少年回头撩拨同伴们，夜风让他的发飞扬。

咻——咻——

对向车道突然飙过另一群少年。看在他眼中，无疑是撂下一道无法抗拒的战帖。

“是山林高工那群痞子！我老早看他们不爽了！”为首少年回头大叫，“我们追上去！”

不等同伴回应，他在马路中间煞住车，无视于其他驾驶的愤怒和紧急煞车。他手一回，把横挂在车侧的球棒捞起来，驱车飞跃路中央的分隔岛，往另一群少年的身后追上去。

“喂！阿海！等一下……”其他少年眼巴巴地望着他疾飞而去。

“哇！说走就走，也不给点时间反应。”牛仔停在同伴身旁，嘀嘀咕咕地抱怨。

“哇咧，阿海飞那么快，赶死吗？”钱子的脸色不大爽快，“他家里有钱，能飙 BMW 摩托车就拽了？每次陪他出来飙车都要干架，总有一天会陪他进感化院。”

“你有种就到他面前讲给他听！”牛仔耻笑同伴。

另一骑少年戛然煞停在他们身侧，“喂，阿海咧？”

“去追山林高工的人了。”钱子不悦地嘟哝，“我们快点跟上去，不然明天又要被他扁了。”

“不用担心啦！”牛仔拍拍伙伴的肩膀，重新发动引擎，“反正他老爸会出面解决的！我们走吧！”



“看你们慢吞吞的，人都跑光了！”轻愤和不屑写满阿海的眉梢眼角。

同伴们齐聚在他的面前，满脸悻悻然的，敢怒不敢言。

BMW 重型摩托车停在公路旁，车身映着鲜红色的火焰图案，恰似车主张扬的形态。阿海双脚叉开，大咧咧地靠倚着摩托车，他的身形比同伴们高大挺拔，及肩的长发不受任何束缚，被夜风一撩，翻腾得仿佛拥有自主的生命。他的眼神闪亮，笑容春风得意，全身遍溢着志得意满的气息。

“真是无趣……”他百无聊赖地拨了拨发丝，“算了！散会吧！今天晚上没什么好玩的了。”

公路另一侧是地面略微低洼的菜田。他随手捡起块石头，往暗黑的农田里乱扔。

忽而，一道惶急的语音从田里某个黑暗的角落响起：“喂喂，少年仔，这是我的菜田啦！”

阿海皱了皱眉，反手把车灯打开，让车头对准田地。

一位中年欧吉桑从丝瓜架后面钻出来，朴拙的外形和其他农夫没有多大分别。

“少年仔，你们要飙车没关系，不要弄乱我的田啦！我一家人就靠这口田养了。”

他的神情充满小老百姓的诚惶诚恐。

“谁弄乱你的田了？”阿海不耐烦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。

“我今天晚上守在这里，就是特地来等你们。你们上个礼拜已经来辗坏一次了，我今年的菜苗才刚种下去，真的没

钱买菜苗了，拜托你们不要又来踩啦！”老菜农拼命鞠躬哈腰。家里实在快断粮了，花不起第二次的播种成本。

“喂！我讲普通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我哪里辗过你的田？”阿海不太爽，“还不滚，愣在老子面前碍眼！”

“大家都是混一口饭吃而已，你们就行行好，不要再来破坏菜田了啦！拜托啦！”菜农还是不住地弯腰拜托，只希望他们赶快离开。

阿海被惹毛了。该死的！这痞子听不懂普通话耶！他生平最讨厌别人把他没做的事情赖给他。这家伙也不先掂掂斤两，敢跟他啰里啰嗦。

“好！你敢说我踩你的田，我今晚就踩给你看。”阿海翻身跳上摩托车，发动引擎，隆隆声震天价响，号出毁灭性的怒吼。

“阿海！”牛仔的叫声被引擎噪音掩盖掉。

阿海催动油门，轰然冲进农田里，宽大的车轮在田埂上放肆地涂鸦。

“喂！不错耶！你们也下来啊！好像在骑越野障碍赛。”他眼神闪亮地向同伴大喊。

“不要啦！不要这样啦！菜都给你压死了啦！”菜农惊慌失措地冲出棚架，努力想挡下他纵横来去的车轮。

“来追啊！来追啊！”阿海痛快地将他撇在后头吃车烟。

“年轻人，赶快停下来啦！”菜农追着他在田地里团团转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几名同伴看着菜农那副气喘吁吁的挫样，越看越有趣，忍不住在公路旁吆喝欢呼。

“怕了吧？怕了就跪下来磕头，我就放过你。”阿海大笑，骑着摩托车在田地上绕圈圈。

菜农随着他跑了十几圈之后，已经累得晕头转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清楚摩托车的转势，突然切过圆圈的直径，抢进阿海的车道前举高双手。

“好啦！不要再骑了！快停下来！”狂放的车灯直射进菜农的眼珠，他瞬间盲了目光。

“喂喂喂！快让开！”车道前冷不防冲出菜农的身影，阿海来不及煞车，连忙发出呼喝。

“你不要再玩了！快点走啦！”菜农睁不开眼睛，但是农地非护住不可。

“快点闪开！快闪——”

“不要玩了，不要——啊！”嘶声裂肺的尖叫成为世界的最后一道声音。

然后，声音消逝了，人影也消逝了。

引擎声倏然沉静下来，刺目的车灯畏缩回暗夜里，嬉闹声回归沉寂，人愣在原地。

阿海跳下摩托车，菜农脆弱的身形卡在前后车轮之间。

其他同伴慌乱地聚集在他身后，没有人出声，只是愣愣地注视轮下的人影。牛仔大着胆子，蹲下来探摸菜农的呼吸。

“哇！”他的手宛如被火烧着似的，脸色惨白地回望着阿海，“阿……阿阿……阿海……他他他……他没气了！”



“你到底还要给我惹多少麻烦？”“海渊集团”的董事长裴劲风又气又恼地望着儿子，心头堆满了无力感。

慈母多败儿，慈父更加速了“败儿”的过程。如今儿子已经被宠出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，再要挽回也是迟了，“现在弄出人命了，你要我如何帮你？”

“那你就让他们抓我去关好了。”阿海脸色虽然苍白，嘴里依然桀骜不驯。

“你，你……唉！”裴劲风重重叹了口气，“警方正在联络菜农的家人到警局，你待会儿不要露面，让我来处理就好。”

“噢！”阿海无聊地耸耸肩。

“到底还要我替你收多少烂摊子，你才肯乖乖读书，不再惹是生非？”裴劲风问。

“知道了！”他厌烦地靠回椅背里，“顶多我以后不飙车，这总行了吧！”

“你明天去学校办休学，下个学期乖乖给我滚到英国去念书。学校没申请好之前，你一步都不准踏出家门。”

砰！裴劲风甩上门离去。

阿海又耸了耸肩，没差。

“裴海，你可以走了。”一个小警员推开门，面无表情地叫他。

“噢。”他欠了欠身，伸展一下长腿。罢了罢了！回家睡场大觉，醒来把这一切都忘掉。

侧身经过小警员的身旁时，隐隐听见一声不屑的轻哼。他知道这个小警员在想什么——

父亲和财团律师站在门口招呼他，一行三人以少见的低

姿态走向警局的后门。

蓦然间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前门冲进来，随即爆出惊天动地的叫骂，吸引了三个人的注意，裴海稍微放慢脚步。

“你就是死者的家属？”刚刚招呼他的那个小警员赶上去稳住局面。

“不是啦！阿池他哪有什么家属啊！我是他邻居啦！他就只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儿，现在人死了，他女儿谁来养？”村妇满口方言，“我先生现在去后面停摩托车，等一下就带他女儿进来啦！我先讲好，我家里小孩很多，我是没办法帮他养小孩的啦！我今天只是好心带他女儿来认尸的啦！其他事情我管不起的啦！”

裴劲风一把揪住儿子的手臂，用力往外拖，“快走！你还在蘑菇什么？”

“知道了。”阿海悻悻然地跟着父亲走出门外。

现实的女人，如果知道那个不满十岁的小女孩即将有两千万收入，就不信她还会嚷嚷自己小孩太多，养不起另一个。

然后——

裴海撞上一双眼睛。这不是实肉实墙的撞，而是一种直接钻进体内最深处的冲击。

他的步伐踉跄了一下，脑中一片空白。

一个男人牵着一个小女孩从他身旁经过，而那双眼，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撞进他心魂深处。

多年之后，他已不复记忆那个小女孩的五官脸孔，发型式样，甚至她的高矮胖瘦。然而那双慑人的大眼，如火神亲自烙印一般，尖利地隼进他记忆深处，无论如何也挥之不

去。

那双眼睛深不见底，空洞、沉静、茫然。眸心里一无所有，仿佛找不到这个世界之于它的任何意义。没有伤悲、没有痛苦、没有灵魂。

也因此，显出深沉无尽的悲怆。

直到和那双眼遭逢的那一刻，他才倏忽明白自己做了什么。

他杀了她的父亲。

那双眼睛的主人，从今而后，无依无靠了。

这是他第一次与池净相逢。而她那双空洞深邃的大眼，缠绵在他睡梦里，十数年……



夏末秋初，山野里虽然画满了苍翠绿意，池净的心却沉浸在郁闷的深蓝里。

固执，没有礼貌，缺乏时间观念，而且脾气暴躁。很多人类或许拥有以上个别的人格特质，然而将它们综合起来，只可能同时出现在一种人身上——艺术家。

“唉……”池净叹了口气。

为了追一个签名——只是一个签名而已！她已经围着裴海转了三个多星期。最恼人的是，经过三周的回旋，她才发现自己还只是绕在圆周部分而已，从来不曾向圆心进发过。再这样拖延下去，年底一眨眼就来临了，“天池艺廊”也别想得到“裴海年度作品展”的展示权了。

“真麻烦。”池净又叹了一口气。她的情绪起伏向来平

别爱那么多

love me | page 008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缓，老板也就看准了这点，让身为艺廊新生代干部的她出面和难缠的裴海周旋。如今，连她都快吃不消裴先生的大牌架子，不难想象前人阵亡得如何惨烈。

裴海的宅邸及工作室位于北部后山，人烟稀少，最近的邻居起码在一公里以外。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，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孤然，以及满山满谷的虫鸣盎绿，大概有助于他灵感的激发吧！

自从计程车放她下来之后，她便不断听到闷顿的金石敲击声从围墙内响起，八成是裴海正在工房里打造他的新作品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若他的工作形态倾向拿着铁器敲敲打打，容易制造噪音，那么居住在深山里确实能给他更多隐私权。

和多数知名的新生代艺术一样，“古刀剑艺术”的大家裴海，先在欧洲打下了江山，才回到本地接受艺术界的英雄式欢迎。

七年前，他以二十六岁之龄在法国初露头角，惊人的才华立刻为欧洲艺术圈投下一颗炸弹。以往刀剑铸造充其量只被视为“打铁匠”的工作，由于他的出现，“古刀剑铸造艺术”迈入全新的艺术殿堂，也因而跃上艺术流行的主流。

上个月，他突然对国际媒体宣布，要回故乡落脚一段时间，本地艺术圈霎时跟着震动起来；大家开始虎视眈眈地争取他的展示合约。

叮咚——她按下裴宅的门铃，不抱任何希望地等待。

当她按下门铃的一刹那，敲击声停歇了。池净暗暗祈祷上天赐给她福运，让裴海亲自来应门。

“您好，请问有事吗？”上天没有应允她的祈求，前来

开门的是一位年约六旬的老人。

“您好，我是天池艺廊的展示主任，请问裴先生在吗？”她柔和有礼地恢复。

“您事先预约了吗？”管家模样的老人快速扫视她一眼。

访客很年轻，约莫二十五六岁，直亮整齐的青丝垂在肩后，眉目仿如一尊秀气的磁娃娃。她穿着中规中矩的浅蓝外套，同色系短裙，白衫衬，大体而言是一位清灵素雅的小姐。

“是的。”池净叹出今天的第二十三口气，“但您既然会提出这个问题，表示裴先生完全忘了今天的会面。我有一份很重要的合约，不再能拖延了，今天一定要请裴先生签名。”

如果裴海肯替自己在中国安排一个代理人，一切都会简单许多。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老管家迟疑了片刻，回头望望身后，再转回来看看她，“您先请进，我去通报裴先生。他现在工作到一半，或许正在休息的空档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礼貌地颌首，随在老管家身后踏入裴宅的门槛内。

一进入大门，触目所及就是大得不可思议的庭园。不知该说裴海太懂得享受生活，或是太率性。说他懂得享受生活，是因为在寸土尺金的北部山区，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将空间大幅浪费在庭院里；说他率性，则是因为这一大片庭园空空如也，没有人工化的假山流水。庭园造景，甚至未曾摆几张做作的室外咖啡桌椅，就只有一片绿草地蔓延了三百

平方。

围墙与草地的连接处偶或萌生几棵小树，但池净猜想这只是自然之母随机让树木的种子播在此地，生根茁壮，和主人的园艺技巧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赏完庭院，徒然加深了她对这位艺术家的不安。

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，是很难搞定的！

由大门往内延伸的石板小径，连接到主屋的门口。主屋是一栋西式建筑，占地也超过三百平方，侧旁另外横建出一翼空间，由外形评估大约有一百五十平方。

“您先请坐，我去唤裴先生出来。”管家侧了侧身邀请她进门，而后径自走向左方内侧的一道走廊。

“谢谢。”池净对着他的背影，勾开一抹浅浅的弧度。

雕花门在身后合上，她转身面对着偌大的室内。

然后，震慑住。

好宏伟的景观，挑高达七米的客厅，其中两面墙架筑了顶天立地的展示柜，内侧呈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刃作品，短兵器有刀、剑、弓；长兵器有矛、枪、钢鞭；重兵器有斧、锁、笔挝。其他墙面也间或悬挂着长短不一的剑器。

每件作品仿佛活了一般，充满着耐人寻味的意绪。她原以为会在重重兵刃中看到杀气，却只见到无比繁复的感情。

最上层的战斧古拙而沉重，隼雕着岁月的斑斑刮纹，犹如一位长年在战场上冲杀的老兵，虽然骄傲锋锐，却掩不住沧桑。

而另一面墙上悬挂的女用小匕首又是迥然相异的光景。新月般的造型优雅可爱，匕身上镂刻着细致的花纹，犹如以钢线绣成的针线活儿。看着看着，眼前恍若浮现初春早晨的

景致，富家千金由女婢搀着，在小林内嬉玩谈笑，这柄小匕首握在纤不盈握的柔荑上，削开恼人的小枝芽。

她深受撼动地吐出一口气，从来不晓得，一件单纯的刃器，也能传达如此多变复杂的感情。左方的走廊内突然爆起不耐烦的低吼。

“我交代过你几百次了！这个月不见客人，你还让她进来做什么？”这是一道宽厚的声音，介于低音与中音之间的频调，像是——“拿铁”，强烈的咖啡气息中，调进如丝的纯奶油，同时交织了激烈与温和的美感。

但是，他话中的不耐冲淡了这份美感，也冲走了池净对环境的心醉神驰。

这个月？她抽了口气。艺廊可没有时间再等他一个月！

“……那位小姐说……已经和您约好……”管家的低声解释加入战局。

抑抑续续的讨论不断传来，最后约莫是正主儿也发现，杵在走廊里和老人争论的时间已经足够他出来应付客人，他终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出去接客行了吧！实在败给你！”裴海挫败地抓抓头发，踏入连接工作室与主屋的走廊，“真搞不懂你到底来是来帮我工作的，还是敌人派来渗透破坏的。”

老人骄傲地挺直背脊，对主子的评语恍若未闻。

该死！裴海呢喃低咒。他的工作已经够不顺了，还得应付什么艺廊派出来的兀鹰。

若他展开亚洲联展之前，先和期满的经纪公司续下新的合约，也就不必亲自处理这些烦人的细节了。截至目前为

止，旧经纪公司巴望他能够续约，很热心地帮忙处理了大部分琐事，不过他们也厉害，懂得适时保留一点，让他更能感受到他们的重要性。

那群吸血鬼吸了他七年的活血，好不容易让他拗到了约满，他想换人喝喝看并不为过吧？

诸事不顺！烦人的苍蝇一堆！背！真的背……

他的步伐忽然定住。

森冷空旷的客厅中，一抹清淡的身影。

率先吸引他注意力的，是一头垂落迤迤的乌发。她低头正往公事包里翻找些什么。满头清丝晃动，暗金的阳光在她发上跳动，黑与金混合流转，仿若一汪鲜活的泉水。

发似流泉。

她仿佛感受到他无形的眼神，缓缓抬起头来。

裴海重重一震，他又撞上了一双眼睛。

他用力合上眼睑，再用力张开，一模一样的身影与水眸仍然在他视线之内，真实地存在于他的空间里。

脑部机制霎时停顿，氧气不再对流于他体内与体外。

啊！怎么会？

这样的突然，这样的没有防备……

池净怔然与暗处的眼眸相望，他站在走廊口，被二楼夹层的暗影护围着，伫立于安全的阴影中窥视她。

“裴先生……”她的嗓音低柔。

沉默被打破，引来更惊惶的后果。她仿佛吵醒了他，他又重重一震，下一瞬间，突然以快到令人措手不及的大踏步袭向她。

五十米的距离，被他的长腿以几个大跨步缩短。当裴海

站出于光线下，她又愣住了。

他上身打赤膊，胸膛上躺着点点汗珠，被光线雕琢成晶亮的水钻。紧身牛仔裤完全勾勒出下半身线条。

暗铜色的皮肤潮湿而光滑，包裹着滑动收缩的肌肉。他的黑发长及肩膀，尾梢随着快速的移动而飘起。阴鸷的神情，黑浓的怒眉，狂野不驯。

他就像一尊盛怒中的战士，以高压姿态不断向俘虏进逼。但，他的神态却又不像怒愠，还包含了更多更复杂的情绪。

狂风骤雨的气势让她手脚发软，公事包“砰”地掉落在地上，池净睁圆了眼瞳，下意识地往后退，往后退——

他的速度更快，忽然用力扯住她的右手，用力往身前一拉。

她收力不及，撞进他的胸膛里。天！他不只打铁，全身也是铁打的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她成年之后第一次说话结巴，“请……请放开我！”

虽然气势逊他很多，她仍然想张讨一点基本的尊严。他们才首次见面，他的举动未免太轻狂了！

“你的背后架着整排利斧。”他的眼神仍然像欲盯进她的神魂深处。

她回头看了下。真的，好危险。

“谢……谢谢。”她侧开一大步，顺势挣脱他的牵握，白皙的脸颊淡淡蒙上一层赭霞。

他又一语不发了，径自用紧迫的黑眸端看她。

“裴先生，您好。我代表‘天池艺廊’来和你确认年底